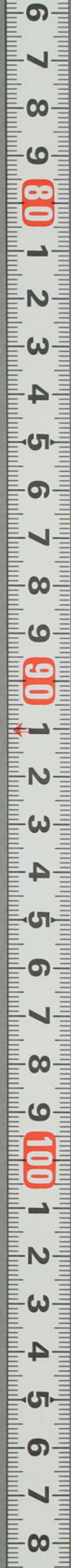


^ 16
2693
6



門 16
號 2693
卷 6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寶刻類編序

嘉定錢大昕

昭和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
購求

寶刻類編不著撰人姓名馬氏經籍攷亦未著錄獨永樂大典有之攷其編次始周秦訖唐五代其為宋人所撰無疑宋寶慶初避理宗嫌名改江南西路之筠州為瑞州此編載碑刻所在有云瑞州者又知其為宋末人也同時有臨安陳思者撰寶刻叢編二十卷頗為藝林所珍陳氏以郡縣為綱此以書家姓名分類體例雖不

同要皆攷金石文字者所宜津逮也其分類凡八曰帝王曰太子諸王曰國主曰名臣曰釋氏曰道士曰婦人曰名姓殘闕每類之中復以時代爲次而於唐五代碑碣蒐采最富可以補歐陽永叔趙德父之遺漏唯名臣十三之三一卷全闕讀者或以爲憾然世閒更無它本矣

郭允伯金石史序

古文多用竹簡後世易以楮紙二者適於用而不能久故金石刻尚焉周秦漢唐之刻傳於今者皆工妙可愛世人震於所見因歎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謂字畫有好

醜鑄手有巧拙古人詎必大異於今顧其醜且拙者雖託之金石終與草木同腐神物所護持必其精神自能壽世故非古迹之皆工始非工者不能久而傳爾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攷稽史傳證事迹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嘗鼎一臠各厭所欲挹水鑽燧取之無盡今讀華州郭允伯金石史鑒別精密而援引經史亦疊疊可聽庶乎兼兩家之長者允伯長於分隸與盤屋趙子函同有金石之癖當時稱關中二士乃趙所著石墨鐫華久行於世而此書罕傳吾友汪子少山得故家藏本手錄其副韓城王侍郎惺園將刻之

浙中屬予題其端云時乾隆丁酉正月望日

天一閣碑目序

四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內久矣其藏弄碑刻尤富顧世無知之者癸卯夏予游天台道出鄞老友李匯川始爲予言之亟叩主人啟香廚而出之浩如煙海未遑竟讀今年予復至鄞適海鹽張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而侍郎之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二人者晨夕過從嗜好略相似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存目錄傳諸後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祛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自三代訖宋元凡

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爲次并記撰書人姓名俾後來有攷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之例也予嘗讀弇州續稟中荅范司馬小簡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今檢圍令趙君碑背面有侍郎手書鳳洲送三字風流好事令人歎慕不置顧弇山園書畫不五十年盡歸它姓而范氏所藏閱二百餘年手澤無恙此則後嗣之多賢尤足深羨者矣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楊郭趙四家較其目錄皆不及范氏之富若于司直輩道聽塗說徒供覆瓿耳此書出將與歐趙洪陳竝傳葦舟可謂有功於前人而攷證精審俾先賢搜羅之苦心不

澤石堂文集 卷二十五
終湮沒則予與芭堂不無助焉

關中金石記序

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側蓄異本任城辨於公羊夏
臭殊文新安述於魯論歐趙洪諸家涉獵正史是正尤
多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板刻展轉失真獨金
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
信而有徵故可寶也關中爲三代秦漢隋唐都會之地
碑刻之富甲於海內巡撫畢公秋帆以文學侍從之臣
膺分陝之任三輔漢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嘗再領總
督印逾河隴度伊涼跋涉萬里周爰咨詢所得金石文

字起秦漢訖於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涼之奇秀萃
於是矣公又以政事之暇鉤稽經史決擿異同條舉而
件繫之正六書偏旁以糾冰英之謬按禹貢古義以探
漢澆之源表河伯之故祠紉道經之善本以及三藏五
燈之祕七音九弄之根偶舉一隅都超凡諦自非多學
而識何以臻此在宋元豐中北平田槩嘗撰京兆金石
錄六卷其書雖不傳然陳氏寶刻叢編屢引之揆其體
例僅志撰書姓名年月初無攷證之益且所錄不過京
兆一路豈若斯記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於錄而
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

澤石堂文集 卷二十一
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大昕於茲事篤嗜有年
常恨見聞淺尠讀公新製如獲異珍它日按籍而求以
補藏弄之闕則是編爲西道主人矣

山左金石志序

金石之學始於宋錄金石而分地亦始於宋有統天下
而錄之者王象之之碑目陳思之叢編是也有卽一道
而錄之者崔君授之於京兆劉涇之於成都是也
國朝右文協古度越前代而一時諸鉅公博學而善著
書於是畢秋帆尚書鎮撫雍豫翁覃谿學士視學粵東
皆薈萃翠墨次第成編獨山左聖人故里秦漢魏晉六

朝之刻所在多有曲阜之林廟任城之學宮岱宗靈巖
之磨厓好事者偶津逮焉猶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矣
近時黃小松李南澗聶劒光段赤亭輩雖各有編錄祇
就一方未暇全省是誠藝林一闕事也乾隆癸丑秋今
閣學儀徵阮公芸臺奉

命視學山左公務之暇諮訪耆舊廣爲搜索其明年冬
畢尚書來撫齊魯兩賢同心贊成此舉遂商榷條例博
稽載籍萃十一府兩州之碑碣又各出所藏彝器錢幣
官私印章彙而編之規模粗定而秋帆移督三楚討論
修飾潤色壹出於公乙卯秋公移節兩浙攜其稟南來

手自刪訂嘉慶丙辰秋書成凡 卷寓簡於太斯俾
序其顛末蓋嘗論書契以還風移俗易後人恆有不及
見古人之歎文籍傳寫久而躋譌唯吉金樂石流轉人
閒雖千百年之後猶能辨其點畫而審其異同金石之
壽實大有助於經史焉而且神物護持往往晦於古而
顯於今如武梁畫象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盡出更
有出於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歐趙之所失收
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讓今人也金石之多無如中原然
雍豫無西漢以前石刻而山左有秦碑三西漢三雍豫
二記著錄厘七八百種此編多至千有七百昔歐趙兩

家集海內奇文歐曰僅千趙纔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
其多誰謂今人不如古哉山左固文獻之數而公使車
所至好問好察采獲尤勤又有博聞之彥各舉所知故
能收之極其博公又仿洪丞相之例錄其全文附以辨
證記其廣修尺寸字徑大小行數多少俾讀之者瞭然
如指諸掌既博且精非必傳之業而何公研覃經史撰
述等身此編不過嘗鼎一臠而表微闡幽實有合於輶
軒采風之誼剗剗既竣又將輯兩浙金石爲一書大斯
雖病廢尚及見而序之

金陵石刻記序

金陵石刻見於張敦頤六朝事迹王象之輿地碑目陳思寶刻叢編及無名氏寶刻類編者甚夥然存於今者不及什之一相傳明祖營治都城盡輦碑石爲街道之用竊意六朝三唐世次久遠磨滅殘毀理亦宜然宋元與明相去甚近而城內自宣聖廟以外絕無宋元之刻其爲洪武所毀無疑夫古入姓名著之金石將爲不朽之計而金石之壽亦似有數存乎其閒此永叔德甫諸公集古之勤大有造於古人也予集錄金石二十餘年每見近代收藏家著錄往往至唐而止予謂歐趙之視唐五代猶今之視宋元明也歐趙之錄近取諸唐五代

今去歐趙七百餘年尚守其例不變是責唐之司刑以讀鄮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子於宋元時刻愛之特甚而與予同志者唯巖侍讀道甫朱學士竹君李郡丞南淵三四人耳子進爲侍讀之長子孺染家學深造自得其於金石刻殆廢寢忘食以求之尤以金陵桑梓之地舊刻之湮沒者旣不可攷乃訪其見在者拓而藏之始漢訖元以時代爲次錄其全文附以攷證合一府七縣凡若干種窮鄉僻巷古廟荒墳無不策蹇裹糧手自椎搨不特可備一方之掌故且使著我錄者可銷可毀可泐而文終不可亾善之善

者也嘗怪漢唐碑刻西北多而東南少以爲石質有堅脆之別然而校官之碑巖山之刻始興安成吳平之墓碣高正臣顏貞卿張從申寶泉之書近在金陵百里閒歸然無恙使列郡皆得子進其人者彙而錄之何渠不西北若哉

老子新解序

老子五千言救世之書也周道先禮而後刑其敝至於臣強君弱老氏知後之橋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韓慘礪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因韓非書有解老之篇而特辯之言其託於老氏而實失老氏之旨後人誤會史記乃謂道德流爲申韓豈其然乎周之敝在文勝文勝者當以質救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清淨自正復歸於樸所以救衰周之敝也漢初曹參爲相文帝爲君蓋有得乎去甚去奢去泰之遺意而遂以培養四百年之祚仁人之言豈欺我哉予覽道藏說老子者慮數十家大都求之元虛杳渺而於當日立言之苦心鮮能表其微者今讀未齋先生新解何其先得我心也未齋之學純乎儒者其解此書亦非援老以入於儒但

卽其憂時拯世之旨疏通而證明之取其同不諱其異夫酸鹹甘苦當其對病則爲上藥若烏喙野葛無時而可用者也讀者知老氏之有功於世則知未齋之有功於老氏矣

淮南天文訓補注序

漑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恥讀淮南天文訓謂其中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九師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於宣尼贊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曰物物相

雜曰天文即天道也經傳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子貢億則屢中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天道之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子產譏裨竈焉知天道而梓慎之見屈於叔孫昭子也然古者祝宗卜史亞於太宰馮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疑衆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天道不諳文亦在茲是以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觀火流而知失閏望鳥帑而識棄次八會之占驗於吳楚玉門之策習於種蠡雖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詎如後之學者未窺六

甲便演先天不辨五行乃汨洪範握算昧正負之目出門
迷鉤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典籍散亡淮南一篇略存古
法概亭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蓋宣夜
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者不免
覆醬甑之嘲爾

盧氏羣書拾補序

顏之推有言曰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
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予每誦其言未嘗不
心善之海內文人學士衆矣能藏書者十不得一藏書之
家能讀者十不得一讀書之家能校者十不得一

一金根白菴之徒日從事於丹鉛而翻爲本書之累此固
不足道其有得宋元槧本奉爲枕中祕謂舊本必是今本
必非專已守殘不復別白則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蘇明
允讀漢王子侯表不知元始當爲始元于思容讀晉地理
志不知濟南非治平壽宋元之本果盡可據乎更進而上
之東方割名師古不能正建武省郡章懷滋其疑鄴下
名儒猶執寶力江南舊本或誤田宵以至易脫悔亡書空
酒誥玉藻樂記之錯簡南陔華黍之亡辭在漢代已然自
非通人大儒焉能箴其闕而補其遺乎學士盧抱經先生
精研經訓博極羣書自通籍以至

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脩脯之餘悉以購書遇
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
自校勘精審無誤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它書卽
友朋後進之片言亦擇善而從之洵有合於顏黃門所
稱者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公皆莫能及也
客有復於先生者謂古人校理圖籍非徒自適將以嘉
惠來學今弄藏則於世無益盡刊則力有未暇盍擇其
最切要者件別條繫梓而行之俾讀書之家得據以改
正或亦宣尼舉一反三之遺意與先生曰諾因檢四部
羣書各取數條譌脫尤甚者次第刊布貽書吳門屬大



昕序之自念四十年來仕隱蹤迹輒步先生後塵而嗜
古顯僻之性謬爲先生所許讀是書竊願與同志紬繹
互相砥厲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毋徒執郵
書數篋自矜奧博也

世緯序

袁胥臺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
中外不得大用交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
深宏博之學輔以凌歷奮迅之氣迹先生生平誠有不
愧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鑿鑿乎經世之論惜不得
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有慨乎言之然其書流傳

澤石堂文集 卷二十一
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平言之然其書始顯
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
於世而吳中藏書家尚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
孫又愷貽書京都預館局者假鈔其副藏篋中以爲家
寶雖然是書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
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
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
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
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今讀先
生是書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

易行蓋賈誼新書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勦
聖賢之格言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僞
篇中業大聲疾呼之矣恭讀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且言先生真有體
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蹭蹬而立言自堪不
朽蘇松減額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重刊太上感應篇箋注序

古聖賢之學莫先於明善宣尼贊易於坤之初曰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於復之初曰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與不善其分別祇在幾希之間而舜跖判焉聖人不忍斯人之陷於惡也故以人性之本善者動之不遽言惡而但正其名曰不善明乎不善之猶可以善也成湯大聖而言改過不吝顏子大賢而言不貳過過者一時之不善知而改之善斯在矣古之人告以過則喜後之人告以過則慍由是自欺以欺人惡積而不可揜天道福善而禍淫行道有福違天不祥謂感應之理不足信者是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何怪乎獲罪於天而無所禱乎太上感應篇一卷始著錄於宋史藝文志惠公廷徵君以爲出漢魏道戒

與抱朴內篇所述略同予讀之良然蓋其時浮圖氏之書未行中國所言禍福合於宣尼餘慶餘殃之旨不似後來輪迴地獄之誕而難信也惠氏箋注古雅自成一子允爲是編功臣吳門向有刊本今日就曼患吾鄉諸同學復率錢鏗諸梨板以廣其傳於吾儒明善寡過敬身畏天之學豈小補哉

嚴久能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浚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胷無萬卷書臆沒唱聲自夸

心得縱其筆鋒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橋識者笑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今古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齟齬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強詞以求勝者特出於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託齊諧諾皋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頽波名目猥多大方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無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

目之焉若谿嚴久能氏少負異才孺染家學所居芳某堂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久能寢食於其間漱其液而嚼其藪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帙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子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奔走千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難爲舞綵此其娛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久能之所至哉

醫譜序

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方五行

壬遁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為占筮之失止於不諛唯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豪釐千里學醫費人為禍尤烈乃博涉古今方書分類采輯辨受病之源而得製方之用為醫譜凡若干卷既成將付之剞劂而屬予一言序之子復於丹彩曰子亦知相馬之說乎昔者伯樂言九方臯於秦穆公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之矣其馬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召伯樂而讓之曰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技一至於此乎臯之所觀者天

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漢馬文淵少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及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乃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夫伯樂之於馬觀其天機而已色物牝牡且不能辨而伏波乃斤斤於口齒脣鬚支節分寸一一取其相肖此與皮相者何異然伯樂世不常有而相馬之法不可不傳將欲使物盡其才人藉其用驥駟毋困於鹽車駑蹇勿參乎上駟舍伏波銅馬之式將奚觀哉古人

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深淺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於是乎有十一家之經方此猶伏波相馬之有式也而善醫者又云上醫要在視脈脈之妙處不可得傳虛著方劑無益於世此伯樂所云觀其天機不見其所不見者也今子既精於察脈洞見垣一方面而復集古今證治之法爲譜以示後人其有合於伏波之意乎雖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昔賢所譏於今爲甚以是求識病之真而不謬於豪釐千里之介抑又難矣予將舉以告讀子之書者

毛稼軒地理書序

葬書昉於郭景純漢魏以前未之聞也然景純書亦平易而無奇自楊曾廖賴之書出其言汪洋汗漫詭異難解習其術者各尊所聞互相抨擊一地而彼曰大吉此曰大凶一穴而甲云宜北鄉乙云宜南鄉加以神煞禁忌日增月益或格於方位或妨於生命閱數歲而無可葬之年盡一年而無宜葬之日由是有力者覬非分之福以枯腊爲梯媒無力者怵或然之禍任朽木之暴露葬書行而世之不葬其親者多矣夫鬼之爲言歸也骨肉歸復於土如人之歸室故禮經謂之宅兆今乃有數十年傳數代而不克葬者縱使遲之又久果得吉壤而

先人之體魄不安甚矣死者而有知也方且降譴於子孫尚能予之福佑乎婁東毛稼軒出自宗伯文簡公之裔以儒家子而精於堪輿之術著書八卷爲類一十有八於龍穴沙水向背衰旺之理旣已疏通而證明之而其大指主乎欲人速葬蓋術也而進於道矣易傳曰俯以察於地理禮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不可知而人理終古不能易然則順理而行理得而地亦得矣久而不葬此理之大不然者而可藉口於擇地之難得乎古人云暴得富貴不祥地雖吉亦必人之吉者能有之無德而妄希非理之富貴天之所不佑也若夫陰陽休咎之

驗自非聖賢豈能卓然不惑讀稼軒之書又知趨吉避凶之例人所易曉則亦可以不爲術上所誅矣予先大夫行年九十作文勸人速葬甚爲鄉里傳誦今讀稼軒是編喜其實獲我心援筆而序之

杜詩雙聲疊韻譜序

自書契肇興而聲音寓焉同類相召本於天籟而人聲應之軒轅栗陸以紀號皋陶嵬降以命名股肱叢睦虞廷之賡歌也昆侖滄浪禹貢之敷土也童蒙盤桓文王之演易也瞻天象則有蝮蝻辟歷辨土性則有甌婁汙邪宣尼剛詩存三百五篇而斯理彌顯伊威蠪蛸町疇

熠燿則數句相聯崔嵬虺隤高岡元黃則隔章遙對倘
有好古知音者類而列之牙舌脣齒喉犁然各當於心
矣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豈古昔聖賢猶
昧於茲直待梵夾西來方啟千古之長夜哉魏世儒者
勑爲反切六朝人士好言雙聲疊韻故其詩文鏗鏘流
美異於儉楚之音唐之杜子美聖於詩者也其自言曰
老去漸於詩律細蓋詩家皆祖述風騷唯子美性與天
合不徒得三百篇之性情并三百篇之聲韻而畢肖之
組織纏綿自然成章良工之用心通於天籟此之謂律
細也自宋以來注杜者毋慮千百家於訓詁事實討索

靡遺至以雙聲疊韻求杜則自吾友周君松靄始或謂
子美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貫穿今古盡美盡善詎必
區區於聲韻之末求之予曰否否黃鐘大呂之奏可以
降天神出地示要未有侈弁薄厚之不適而可載諸篋
簾者詩三百篇聲韻之至善者也唯子美善學之後之
詩家皆自言學杜然自香山東坡二公而外精於聲韻
者蓋寥寥矣兒童學語鄉曲常談有時而闐合學士大
夫日從事於謳吟而終身昧昧翻謂小技不足道何顏
之厚與讀松靄之譜將見操觚者曉然於聲韻之非細
事由是進求之三百篇羣經諸子而知牙舌脣齒喉之

別自昔已然其於周官大行人諭書名聽聲音之教豈曰小補已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嘉定錢大昕

序四

重刻河東先生集序

柳氏望出河東仲塗先生宰相之系刻厲於學欲追逐韓文公而上之以造於聖賢之域雖未即聖賢亦聖賢之徒也其集稱河東先生與子厚先後同名河東非兩公所專而若有非兩公莫屬者宰相雖榮寵一時而易世以後齷齪無稱甚或為世詬病故知富貴之有盡不若文章之長留矣顧子厚集自宋時注釋者已有五百

家訖今家有其書而仲塗僅有傳鈔本又多魚豕之譌
近推吳中何義門學士手校本而見之者魁蘭谿柳君
渥川得浦江戴氏鈔本因令其子書旂精校付諸剞劂
既成屬予序其端先生立言之旨盧抱經前輩序言之
詳矣予讀集中述其父少監之訓曰載金連車不如教
子讀書又述叔父戶曹之訓曰不耘不耨良苗不秀不
鍛不鍊良金不辨欲謀其始先謀其終終若不凶始乃
有功乃知先生雖天才俊爽迴軼儕輩亦由得力於庭
訓者深也渥川故元待制文肅公之裔孫敦行植品以
亢其宗而書旂窮經績學克成厥志古文君家事也當

有抗志希古趾美前人者吾於蘭谿之柳卜之矣

重刻孫明復小集序

宋孫明復先生小集雜文十八篇詩三篇泰安聶君鉉
手鈔藏於笥者有年懼其久而湮沒也乃謀付梓以廣
其傳諡書京師乞予誌其刻之歲月案歐公誌先生墓
稱公病時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就其家得書十有五篇
藏於祕閣宋史則云得書十五萬言予謂先生立言主
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史家得於傳聞不若歐
志之可據此本有十八篇殆後人別有所據附入之耳
當宋盛時談經者墨守注疏有記誦而無心得有志之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六
士若歐陽氏二蘇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經蘄以
矯學究專已守殘之陋而先生實倡之觀其上范天章
書欲召天下鴻儒碩老識見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
鄭孔之右者重爲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以
復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氣可謂壯哉元明以來學者空
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蒞如則又以能
習注疏者爲通儒矣夫訓詁名理二者不可得兼然能
爲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其人必豪傑之士也予故因讀
先生文而記之

蘇詩合注序

注東坡詩者無慮百數家今行於世者唯永嘉王氏吳
興施氏及近時海寧查氏本王注分類經後人刪并然
流傳最久施注世無完本宋牧仲尚書屬幕客補足刊
於吳中頗訾王氏之謬而於施注多所芟改殊失古人
面目查氏依施本補其未備後來校刊悉去施注學者
又以兩讀爲病此大鴻臚馮星實先生合注之所由作
也先生博極羣書與古爲徒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精
思所感形於夢寐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王狀元集百
家注舊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於宋代掌故人物則采
李仁父長編及各家文集諸道石刻一一增益斯又足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碑前人之闕漏而爲論世之助者也頃先生以待親辭榮歸里書成之日予得受而讀之循環三四味之彌旨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攷證地理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攷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若夫編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編次失當者隨條辨正而不易其舊則先生之慎也立言愈慎攷古愈精披沙而金始露鑿石而泉益清是書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昔范至能與陸務觀談及注蘇詩陸舉九重新

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句極言注之不易謂必皆能知作者之意然後無憾厥後務觀序施氏書雖稱其用功深歷歲久而終之曰亦幾可以無憾幾之云者意若猶有未滿焉如先生之博聞強識重之以知人論世之學使務觀見之其必快然無遺憾也夫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黃公崑圃以文學政事受知三朝敫歷中外當代推爲鉅儒四方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而不以官稱之京師首善地人士蔚起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爲

公今距公沒十五六年承公之言論風采者漸少而思慕歎美如出一口蓋公之文行如元氣入人肝脾久而不能忘也初新城王文簡公詩文爲海內宗師公弱冠登進士實出文簡之門一脈相承遠有代序四方寒賸持行卷來謁者雖一篇一句之工必加獎賞傳播公卿閒雍正癸卯典江南鄉試得士百二十九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敏惠思桀胡恪靖寶琮陳司業祖范任宗丞啟運張詹事鵬翀徐檢討文靖其尤著者論者以爲江左設科以來罕有其匹平生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爲己任嘗曰善人國之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

吾所以報國也竊嘗論

本朝開國以來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雅宏長風流爲海內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欲與新郎君序老少同年乃未及期而卽世公以康熙辛未登上第更六十年復遇臚傳招新科進士敘同年燕集里第

天子聞之

優詔獎異此又新城所願望而不得者烏呼天之於公可謂厚矣公所撰述甚富多板行於世唯詩文未及手

定間有散佚公之長子漕運總督兵部尚書雲門先生
哀輯而編次之屬予讎校且命序其端自唯後生末學
何足以窺公之藩籬猶憶壬申歲入都曾拜公於里第
公所以獎而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
尚書官太常時予在記注右史恆以公事追隨
殿廷公之孫符綵又予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俯仰二十
年辱有三世之舊承尚書命得挂名公集以附不朽有
厚幸焉

味經窩類彙序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爲東南多士

倡洎登巍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爲經濟移孝作忠
爲當代名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攷數千萬言劄劂
告成旣乃取平日所爲文分類編次爲若干卷名之曰
味經窩類彙味經窩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
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
理學養尤邃公目濡耳染聞道最早顧不欲居講學之
名乃與同志三四人爲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
於所謂味經窩者會則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嘗曰先聖
之蘊具於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爲文光明
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

陳正正之旗所向無敵而不爲佻巧詭遇之計蓋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陳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唯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犖輓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糠粃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

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爲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厯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傳於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蓋必有植乎根柢而爲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識所謂立哉予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爲世俗之學也而亟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序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敘契闊外卽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轡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間又語予嘗見哈拉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勳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攷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人仕於中朝者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

酸齋僕玉立兄弟竝以文學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有所攷稽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登高能賦自古固難其人與

今天子神聖威武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一都會也讀是詩仰見

大朝威德所被俾逃疏沙磧之場盡爲耕鑿絃誦之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

習菴先生詩集序

昔孟子之言尚友也由一鄉一國而進之以至於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友古之人其識見襟懷卓然非尋常所及矣雖然嘗試論之天下之善士非能離一國一鄉而立於獨者也幸而在吾鄉則一鄉得而私之也由今而視古則尊之曰古之人其在於古則亦天下之善士也古人亦必有所居之鄉則其鄉亦得而私之也嘉定瀕海小邑無名山大川之勝其在赤縣神州中厓如太倉之稊米且建縣於南宋宋元以前未有文人學士故家流風之遺也士大夫多循謹朴魯仕宦無登要

路者然自明嘉隆間海隅徐氏及唐婁程李嚴諸君敦尚古學其後黃忠節公文章氣節照映千古

國朝則菊隱樸邨松坪南華諸老或湛深經術或樹幟詞壇邑雖僻小其名猶著於海內則以鄉之多善士焉予生晚不及見諸先輩西莊長予六歲而學成最早予得聞其緒論稍知古學之門徑習菴少於予三歲而辯悟通達勝予數倍兩君者天下之善士也置之古人中無不及焉而在吾鄉吾皆得而友之旣而先後通籍徧交海內名流閱歷四十餘年而屈指素心無如吾兩君者不獨頌讀其詩書并親炙其性情學問古來稱齊名

者李杜元白韓孟皮陸俱非同在一鄉而兩君乃近得之望衡對宇之際此生平第一快事也習菴於學無所不通而於詩尤妙絕一世每分韻聯句同人皆爭奇鬪巧自詡絕出及見習菴作咸退避無間言古風近體流播人開海外異域多有傳其藁者而全集未傳於世歲丁未習菴卒於粵東官解其子臣晟扶櫬自南還寢門卒哭之後詢其遺文頗有散失搜訪而次第之得若干卷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陋并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李南澗詩集序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強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強爲之辭贅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鳥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八騶而稱放廢家業巨萬而歎窶貧舍己之富貴不言翻託於窮者之詞無

論不工雖工奚益予持此論久矣其後交李子南澗乃不相謀而相合焉南澗之性情與予略相似予好聚書而南澗鈔書之多過於予予好金石文而南澗訪碑之勤過於予予好友朋而南澗氣誼之篤過於予予好著述而南澗詩文之富過於予世俗以鄉會試所得士與試官相稱爲師弟特以名奉之而吾兩人乃以臭味相合方其在京華每一日不相見輒卹然若失不知其何以然也南澗旣以磊落英偉之文登進士第乃捧檄瘴癘之鄉舟車奔走日不暇給而詩益奇而工歿後其仲弟以遺稿示予官爲一集蓋仿王筠之例讀之似近而

遠似質而雅似淺而深中有所得而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此非有不平而鳴者也此不言窮而工者也此真合乎古詩人之性情而必傳之詩也予不辭而序之者蓋深知夫人之志趣而非強爲之辭也

甌北集序

昔嚴滄浪之論詩謂詩有別材非關乎學詩有別趣匪關乎理而秀水朱氏譏之云詩篇雖小技其原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二家之論幾乎柄鑿不相入予謂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滄浪比詩於禪沾沾於流派較其異同詩家門戶之別實啟於此究其所謂

別材別趣者只是依牆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轉蹈於空疎不學之習一篇一聯時復斐然及取其全集讀之則索然盡矣秀水謂詩必原本經史固合於子美讀書萬卷下筆有神之旨然使無真材逸趣以驅使之則藻采雖醇臭味不屬又何以解祭魚點鬼疥駱駝掉書袋之誚乎夫唯有絕人之才有過人之趣有兼人之學乃能奄有古人之長而不襲古人之貌然後可以卓然自成爲一大家今於耘菘先生見之矣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刻數千言

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檄觀察黔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艸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卽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

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馮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託於老子之知止焉爾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炙硯集序

五倫之中朋友居其一士方伏處鄉里以朋友視兄弟其親疏若大不侔矣一旦辭家而仕於朝與賢士大夫游或接武於公廷或相訪於寓邸出或同車居則促剗

收直諒之益極談讌之歡經年累月無閒寒暑思尋家庭長枕大被之樂翻不可得故嘗謂朋友之樂唯京朝官所得爲多夫扶輿之秀鬱積而生奇士求友者或數十里百千里始得一人然且出處異地術業各方聞名而未及見者比比也獨京都爲賢士大夫所會歸幸際承平野無伐檀之詠同聲相應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科目之設士以登進士爲至榮而所謂同年者雁行而升比於異姓骨肉公務之暇披衣相從固所常有而或以諧謔博奕雜之樂佚游而恆歲月則君子不取焉炙硯集者習菴先生與其同年友爲銷寒會相與疇

和之作也其會旬日而一舉會必有詩或分題或拈韻
始庚寅訖癸巳得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賦物之作清
新而瀏亮詠古之作磊落而激昂疊韻之作排奐而妥
帖譬之宮商合奏絲竹齊鳴颯颯乎有中和之音而無
嫖壹之調詩不云乎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歌也而太史編之以爲雅音
倘所謂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者邪唐時詩人唱和篇什最富者莫如元白
二公二公同登貞元進士第微之詩所云昔歲俱充賦
同年遇有司者也今習菴之詩爲朝野推重不減香山

廣大教化之目而一時唱酬諸公異曲同工視元和長
慶之彥有過之無不及然則此集之刻其傳誦人口而
流播雞林無疑矣

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
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
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
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人心有感天籟自
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
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習羅萬卷采色富贍而外

強中乾讀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真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尚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竹初先生負絕異之姿而生長名門目濡耳染自相師友十齡能賦弱冠成名才子之稱播在人口固已凌鮑謝而軼溫李矣然而文章雖貴遇合偏艱孝廉之船往而輒返中書之省過而不留南北奔波舟車輾轉逆旅非無知己當場雖索解人重以骨肉摧傷心腸鬱結意有所觸宣之於聲而詩格益奇泊乎牽絲東浙簿書訟牒旁午紛糾幾於日不暇給而先生從容應之非徒不廢嘯歌而且益多而工

然後知文章無妨於政事彼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爲辭者雖不作吏亦未必工也乙巳夏大昕來鄞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真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爰書數語於簡端

張鶴泉文集序

予拙而嬾不善譽人詩文在京華日嘗爲同歲生序其詩其人得之心弗喜也湘潭張君鶴泉以古文名與予向未識面不知何從見予文而喜之前歲屬唐陶山明

府乞予序其集予以未見集不敢虛譽辭去冬鶴泉又
介陶山寄示各體文二冊讀之始信其工而欲序之老
嬾久未屬草今春陶山書來云鶴泉死矣臨沒猶以不
見先生序爲憾烏呼鶴泉以垂莫之年相距三千里外
猶拳拳於予斯真文壇之知己也而不得及其存而歸
之予負鶴泉多矣夫文之聲價本不待序而重昌黎之
文序於李漢漢豈能重昌黎者柳州之文序於劉夢得
夢得與子厚同患難交最密然夢得文格不如子厚且
二子之序皆在身後未知果有當於昌黎柳州之意與
否鶴泉以韓柳爲師視近代尅當意者而乃有取於予

之言予方欲就鶴泉決其當否而竟不及待僅得比於
劉夢得李漢之例子負鶴泉多矣鶴泉起家進士初宰
順天之房山繼宰甘肅之寧夏與華亭皆鎮靜和易異
於俗吏操切武健之爲公暇輒手一編輿馬小休文已
脫稿歸田後所得益深讀其文品格峻潔議論淵醇直
抒所見而不戾於聖賢立教之旨昌黎言不苟爲炳炳
烺烺柳州言參之太史以著其潔鶴泉蓋兼而有之今
鶴泉已矣知鶴泉者莫如陶山序成質之陶山其以予
言爲有當否邪

半樹齋文稿序

別於科舉之文而謂之古文蓋昉於韓退之而宋以來
因之夫文豈有古今之殊哉科舉之文志在利祿徇世
俗所好而爲之而性情不屬焉非不點竄堯典塗改周
詩如翦綵之花五色具備索然無生意詞雖古猶今也
唯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爲菑畚以義理爲漑灌習次
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於言者而後假於筆以傳多
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恆其理不違聖賢
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於襲古人之面目而
古於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獨貌爲秦漢者
非古文卽貌爲歐曾亦非古文也退之云唯古於詞必

已出卽果由已出矣而輕佻佚過自詭於名教之外陽
五古賢人今豈有傳其片語者乎余持此論久矣試以
語人多有怒於言色者獨戈子小蓮聞而悅之小蓮負
雋異之才多愁善病日以詩酒自娛而尤好古文所作
皆直杼曾臆卓然有得而脫去俚俗浮豔之習其爲人
也孝於親篤於朋友以古人爲師而無慕乎榮利故其
下筆勁健立論醇正得古人之神韻而不爲苟作使爲
之不已其蘄至於古人無疑也加其膏而希其光古人
豈遠乎哉

吳香巖十國宮詞序

宮詞之體勑於唐而宋以後承之龍標青蓮懷恩寫怨
近於騷者也王建紀述逸事近於史者也厥後花蕊夫
人王珪宋徽宗各有宮詞以及楊允孚之灤京雜詠張
昱之輦下曲皆仿王建之例取材博贍往往可補舊史
之缺非特供詞人談助而已也五季之世羣雄割據列
爲國者凡十歐史紀載旣略其軼時見於野乘詩話諸
家文集而文人津逮者少未有託諸吟咏者予友吳君
香巖博聞強記尤工於韻語曩歲偕王易圃諸雪堂汪
少山王鶴谿王耿仲及予家漑亭等分賦宮詞各十二
首業流布人口而香巖又舉九國而盡賦之共得一百

二十首并以所采書籍分注其下其詩清新婉麗絕去
堆垛旣不悖於騷人之旨而注中攷證異同辨論精密
洵足爲薛歐之功臣劉吳之益友者也今少山鶴谿漑
亭先後奄逝遺稿頗多散失而香巖詩格益高鄉邦賴
以提唱此集雖嘗鼎一臠然生平汲古之功亦可窺其
梗槩因慙思先刻以公同好云

畹香樓詩序

維揚汪孝廉劔潭力學嗜古而尤工於詩比來京師不
數月而詩名隱然出諸老宿之右詢其師承所自則曰
某不幸孤露吾母授以經書俾稍有成立吾母性好吟

滑石堂文集 卷二十六
詠閒示以詩法因得窺窺作者之旨一日出其母夫人
晚香樓詩稿相示神韻淵澈無綺靡卑弱之調劍潭天
才固超逸然非得諸內教安能成之早而詣之深若此
竊觀古今巾幗之秀垂名竹帛者未易僕指數要其歸
有兩端或以才藝擅名或以節義見重春華秋實兼之
者蓋鮮雖然松柏介如其獨立其黛色蒼皮自秀於凡
木也圭璋皜然而不滓其浮筠勁達自異於它石也三
家邨叟目不識一丁食味別聲而外了無所長雖無纓
紱之累豈得遽以隱逸許之哉夫人幼習詩禮及喪所
天撫孤全節備歷人間坎珂終能教其子爲名下士貞

蕤雅操已足貽我管彤而詩格之工又能駕若蘭令嫺
而上之豈非兼古人之所難者乎

滌硯圖題詠序

昔人稱兩手不能持三硯以諷士之不知足者然東坡
作鳳咮硯銘嘲龍尾爲牛後旣從歛人求龍尾弗得復
作詩爲解嘲文人好硯例有奇癖寓意所在多而不厭
濟嶠元凱其癖雖均要之優劣終有辨矣吳君岑渚善
行楷嗜金石刻家藏古硯最富尤所愛者趙凡夫半硯
也令畫師貌已爲滌硯像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將彙而
刻之請予題其卷端予嘗論硯之病在滑而燥墨之病

在枯而澀滑而燥由於質之不舊枯而澀由於出之不
新故藏硯如讀書試墨如作文屨邨之材陳於市者盈
百千而好古者獨拳拳於寒山之片石及乎意有所到
偶然欲書則必手滌而試墨焉濡隔宿之瀋者必非佳
書拾前人之唾者必無佳文岑渚以滌硯寫圖始深有
悟於作文之旨如僅以硯癖目之猶淺之乎視岑渚矣

鄭康成年譜序

讀古人之書必知其人而論其世則年譜要矣年譜之
學昉於宋世唐賢杜韓柳白諸譜皆宋人追述之也經
術莫盛於漢比海鄭君兼通六藝集諸家之大成剛裁

蘇蕪刊改漏失俾百世窮經之士有所折衷厥功偉矣
而後人未有譜其年者庸非缺事乎海寧陳君仲魚始
據本傳參以羣書排次事實繫以年月粲然有條咸可
徵信洵有功於先哲者矣予嘗讀戒子書云公車再召
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殆指荀慈明而言慈明委蛇台司
未有匡時之效史家雖曲爲申釋視北海之確乎不拔
者相去遠矣有濟世之略而審時藏器合於無道則隱
之正此大儒出處所由異乎逸民者流與予因敘此譜
而推及之

歸震川先生年譜序

年譜一家昉於宋唐人集有年譜者皆宋人爲之留元
剛之於顏魯公洪興祖方崧卿之於韓文公李璜何友
諒之於白文公耿秉之於李衛公是也震川歸先生之
文近代之韓歐陽也韓歐陽有年譜而先生闕焉是非
後進之責與

國初汪堯峯編修嘗譜之而後世不傳安亭孫君守中
生於先生講學之鄉濡染教澤誦先生之文因論次先
生遺事譜其年月甲乙分明皆可徵信古人以立言爲
不朽之一先生沒於隆慶辛未距今二百一十有七載
矣讀斯譜而如睹先生之須眉言論宛然登畏壘之亭

而雖容揖讓於其間彼道家所謂長生鍊形者世且莫
能舉其姓名吾惡知其軀殼果安在哉然則立言如先
生者雖謂之長生可也

鉅野姚氏族譜序

鉅野姚氏其先世自金末由陝州東徙越三世而有昆
弟兩人各生三子支葉日以赫衍稱前三門後三門猶
李之東西南祖襄之東西中眷也宋魯之間人家多樹
白楊於墓率五六十歲而枯獨姚氏祖墓白楊根柯堅
砢若蛟虬若鐵石皆五六百年物識者以爲世德之祥
自明迄今科第簪纓相承不絕聚族而居丁口至數千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六
計遂爲州郡衣冠之望半塘明府以名進士莅吾縣閱
三載潔己而練於事案無留牘百務修舉乃以暇日編
次族譜旣成屬予序之子唯譜系之學史學也周官小
史奠繫世辨昭穆漢初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
亦史之流別也裴松之之注三國史劉孝標之注世說
李善之注文選往往采取譜牒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尚
門閥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學尤重歐公修唐書立
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勅例亦由其時製譜者皆通達
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汙信而有徵故一家之書
與國史相表裏焉宋元以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

支離傳會紛紜躡駁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遙遙華胄徒
爲有識者噴飯之助矣半塘今之習於史者也其所述
譜雖因前人之舊而正其譌補其闕不虛美不詞費洵
得古史之義法而非苟焉以作者夫譜牒雖史之緒餘
然非讀全史者不能作猶之民社唯讀書人優爲之謂
公輔器而屈于百里者非真公輔器也人浮於地而地
益宜才餘於事而事益辦觀半塘之譜如觀半塘之政
已

吳興閔氏家乘序

吳興多望門世族而閔氏爲大閔氏之譜勅於明宮保

尚書莊懿公厥後枝葉繇衍門才鼎盛自明成化迄今
三百年來增修者凡九次而條例益詳中丞峙庭先生
以文學起家敷歷中外爲國蓋臣而於敦本睦族尤拳
拳焉乾隆乙未莅江藩時首任刊修彭芝庭尚書旣序
而傳之矣閱今又二十年正當增修之期而先生方解
組退閒復增而葺之郵書令大昕爲之序嘗謂古人譜
牒之學與國史相表裏世本一書班志入之春秋家後
代志藝文者以譜牒入史類猶此意也魏晉六朝取士
專尚門第由是百家之譜皆上吏部唐貞觀顯慶間再
奉敕撰氏族志歐史因之有宰相世系之表又美唐諸

臣能修其家法當時之重譜牒如此自宋以後私家之
譜登於朝而詐冒譌舛幾於不可究詰獨歐陽蘇氏
二家之譜義例謹嚴爲後世矜式蓋譜以義法重尤以
人重後世重二家之譜亦以其道德文章足爲譜增重
耳先生今代之歐蘇也而譜尤得蘇簡之中嘗取而讀
之竊謂蘇氏出於味道其子留眉者是爲始遷之祖乃
以親盡而不及可乎茲譜溯源於始遷將仕府君是義
例勝於蘇也歐譜有存其世而亾其名者茲則自始遷
再傳而下其名具在是詳備勝於歐陽也先生通顯四
十餘年以清白遺子孫不言躬行如漢萬石家歐公所

謂修其家法者始無愧焉閔族指數千先生以鉅人長
德爲之倡俾先賢孝友之風復見於今日斯亦大臣施
于有政之一端也夫

平江袁氏家譜序

袁氏出於陳其後別爲陳郡汝南彭城三望最其各位
之顯者後漢三公六人劉宋司徒一人梁司空一人陳
僕射二人唐宰相三人宋執政二人而淑榮致命宋代
昂憲著節梁陳風義卓然不徒以蟬冕爲重唐蘇州刺
史誼嘗曰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
東人尚昏媾求祿利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

蓋自漢以來袁氏名德最著而後裔亦多皦皦自立之
彥非厘矜膏梁華腴之名故足尚也平江之袁相傳自
宋南渡始遷至元海道萬戶寧一以下乃可譜明代表
冠人物馘馘彬彬六俊競爽於前籜庵揚譽於後一門
文獻照耀志乘至今稱爲甲族而宗譜向未刊行上舍
又愷始與其族之長者商權增葺釐爲十卷支分派別
秩然不紊詠駿烈誦清芬藹然仁孝之思流露於行墨
閒而義例謹嚴不蹈傳會粉飾之失則又深得著述之
法者剗剗旣成乞予序其卷端因舉蘇州刺史語以告
之異時人才輩出共敦名節推袁之族望者其必以平

江爲稱首矣夫

周氏族譜序

古之治天下者風俗淳美非假條教號令以強其所不能也使人毋失其孝弟之心而已人之一身上之爲祖父又上之則爲高曾人之逮事高曾者百不得一矣思高曾而不見見同出於高曾者而親之猶親其高曾也此先王制服之義也泊乎五世而親盡則又有宗法以聯之大宗百世而不絕則宗人之相親亦久遠而無極以四海之大人各親其親而風俗猶有不淳者吾未之聞也自世祿不行而宗法廢魏晉至唐朝廷以門第

相尚譜牒之類著錄於國史或同姓而異望或同望而異房支分派別有原有委五季以降譜牒散亾士大夫之家不能遠溯於古則譜其近而可稽者蓋譜之作猶有古人收族之遺意譜存則長幼親疎之屬皆將觀於譜而油然而生孝弟之心故非作譜之難知所以作譜者之難也周氏之先自上海之周浦遷居嘉定百餘年來本支蕃衍力於治生以殖其家而一門之內孝友睦婣能以古人爲師旣相與率錢建公祠春秋薦祭合族以食復撰次家譜自始遷之祖爲始其遼遠無可攷者則闕之夫譜之言布也布列其世次行事俾後人以時續

之毋忘其先焉爾非其先人而強而附之與非其後人而引而近之皆得罪於祖宗者也今觀周氏之譜詳其所當詳略其所當略闕其所當闕洵可以爲後嗣法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善之積者莫大乎孝弟後之續是譜者竝求所以作譜之意而繼承之雖傳之百世可也子弟晦之壻於周氏述其外舅之言令予爲序予不得辭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譜牒之學盛於六朝而尤重於三唐唐時氏族志皆奉敕修定歐陽公采宰相家世系以入正史後世莫有以

爲非者其信而可徵如此五季譜牒散亾而宗譜遂爲私家撰述於是有合族之譜有分支之譜然而世遠則或嫌於傳會人繇則或慮其混淆唯支譜之體猶不失唐人遺法何也唐之裴李崔盧韋陸其族亦大矣而裴有東眷中眷西眷又別爲洗馬爲南來吳李之出隴西者有武陽房姑臧房燉煌房丹陽房出趙郡者有南祖東祖西祖崔之出清河者有東祖西祖南祖大房小房鄭州房烏水房青州房出博陵者有安平房大房弟二房弟三房盧有大房弟二房弟三房陸有潁川枝荊州枝丹徒枝樂安枝諫議枝魚圻枝太尉枝侍郎枝韋有

平齊公房闓公房彭城公房逍遙公房鄖公房南皮公
房駙馬房龍門公房小逍遙公房分別部居不相雜廁
豈非後代支譜之權輿乎鮑氏出自妣姓因封爲氏其
後有上黨東海泰山河南諸望自宋元以來新安之望
始著而棠樾一支孝友相承瓜瓞綿衍明嘉靖間尚書
思庵公由進士起家宣力中外動垂史冊簪纓弗替遂
爲郡之甲族向有三支合譜久未增修今誠一學堅兩
君敦本好古勸立支譜斷自思庵公以下枝分派別犁
然不紊其云宜忠堂者本誥敕中語而思庵公以爲堂
額今因而名之亦誦清芬而詠駿烈之意也憶庚戌秋

以祝

釐入都與曹竹虛尚書相遇於寓館竹虛言里居勸立
紫陽書院多得誠一相助之力予旣重其高義而以未
訂交爲憾今春誠一復介吳玉松太史以斯譜屬予序
讀之義例謹嚴無一溢美之詞足以傳信後嗣非獨鮑
氏一門之文獻亦可以爲海內作譜者法爰不辭而序
之

王鶴谿祖德述聞序

祖德述聞者予妻弟王子鶴谿之所作也唯王氏遠有
代序自宋左朝請大夫文毅公以篤學清德有聞於紹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興之世嘗識周益公於微時以女妻之勉其以詞科進
卒爲名相明時則侍御兄弟之直諒司業父子之文學
崑山士大夫至今稱之子妻之大父卓人翁授徒嘉定
樂其風土卜居於此已六十餘年而外舅及鶴谿猶以
新陽籍應試蓋禮不忘其本有太公反葬於周之意焉
外舅博學能文好談先世遺事袞袞可聽鶴谿誦清芬
而詠駿烈蒐討傳記志乘各人文集撰成此書先世一
言一行皆謹識之辭非己出信而有徵其用心可謂勤
矣昔歸熙甫娶南戴王氏謂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
之後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南戴蓋魏國文正

公之裔而文毅五世祖旭實魏國公之弟今南戴之支
日微而文毅之後詩書不廢鶴谿又能沂木水之本源
而表章之洵賢於人一等哉往予學爲古文予妻在旁
見予得意時輒喜自先妻之亾予忽忽不樂古文久輟
勿爲伸紙序此不自知涕之橫集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

門人沈夔文序

公為申縣舉出不自映海之謝集也

見于其意執神喜自決斐之山于悠悠不樂古文八難
而斐章之所寶其人一善若由千學為古文于斐亦安
日繼而文斐之對善善不難論辭又論北木水之本難
公之裔而文斐正世脈也實慶國公之弟今南漢之支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嘉定錢大昕

題跋一

跋誠齋先生易傳

宋寶謨閣學士廬陵楊文節公易傳二十卷下筆于淳
熙戊申八月脫藁于嘉泰甲子四月閱十有七年而成
書既沒之後有稱其書於朝者敕降三省劄下吉州給
筆札繕寫申進其子承議郎長孺具狀進之其說長於
以史證經譚古今治亂安危賢姦消長之故反覆寓意
有槩乎言之開首第一條論乾卦云君德惟剛則明于



見善決于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決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姦故亾漢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亾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嗚呼南渡之君臣優柔寡斷有君子而不用有小人而不去朝綱不正國恥不雪日復一日而淪胥以亾識者謂惟剛健足以救之誠齋此傳其有所感而作與至於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以意易其次第又輒補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凡二十三字於其孰能與于此哉之上此則宋儒師心之失不得曲爲之諱也

跋程氏周易古占法

沙隨程氏與朱文公同時其沒也文公稱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今所傳者唯周易古占法二卷其下卷題云古周易章句外編卽史所云易傳外編也宋史本傳云嘗授經學於崑山王棣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今讀此書稱玉泉先生者喻樗也又稱聞人茂德先生茂德蓋其字而史失書名又此三人皆迥所受業者而史云授經學於某某是誤何爲迥之弟子矣杜預注左傳云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沙隨卽寧陵之古名而傳云應天府寧陵人家於沙隨豈不大可笑乎

跋周易本義咸淳本

曩有客讀朱文公本義畢謂予曰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注但云咸速恆久而不加一字得母有脫句乎蒙無以應也今見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本乃是咸速常久始歎本義之簡而明蓋咸速常故久俗本譌兩字而注文遂成附贅矣又雜卦遭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正同可證文公本義猶未誤或據流俗本以訾考亭豈其然乎

跋薛季宣書古文訓

薛季宣書古文自序以爲卽隸古定本然唐初諸儒未

有言及此本者陸元朗言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然則薛所傳者得非陸氏所稱穿鑿改變之本乎鼂公武嘗得古文尙書刻石蜀中今世亦無傳大約與薛本無異愚嘗謂孔壁古文增多二十四篇與今篇目迥異就令薛所傳果卽隸古定書亦是梅氏私定非眞安國本何可援以爲信耶

跋胡氏詩傳附錄纂疏

雙湖胡氏於易詩皆有誤述此書專宗朱氏集傳集傳

之外又采語錄諸說益之謂之附錄次采集諸儒說謂之纂疏開出己意則加愚按以別之明永樂中脩五經大全其體例皆昉於此然雙湖於鄭風多兼取序說澤陂取濮氏說以有美一人指洩冶其論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作於魯文公時闕宮之新廟卽僖公廟也作泮宮克淮夷皆僖公實事非頌禱之詞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史之闕文幸有魯頌以補之同出一聖人之手何獨信春秋而疑魯頌皆自具識解非專阿徇紫陽者至經文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今本直改作奚婁豐年婁下注力注反今本直改作屢祇自疵兮下引劉氏

曰當作痕與瘠同瘠貧反今本無之然則今世所行集傳爲後人改竄者已不少矣又如注中匡衡之爲康衡本避廟諱今本亦改爲匡惟此尙存廬山眞面目此書爲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予從寶山羅店朱氏假閱之

跋春秋左氏傳宋本

吳門黃氏購得宋槧左傳不全者兩本一爲大字本一爲小字巾箱本而小字者尤精妙其於昭廿年衛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謚一節注云皆死而賜謚傳終言之則兩本竝同乃知何義門所言之不妄然予終未敢以此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一
本爲可從者何也左氏文極精嚴一字不可增減常事
不書非常則特書傳之恆例也卽以謚言之諸侯薨而
臣子謚之常也傳於諸侯之謚皆隨文互見而未嘗特
書惟楚成之謚曰靈不暝曰成乃暝以其非常而書惡
商臣之悖逆也楚共之請爲靈若厲而子囊易之以其
非常而書嘉子囊之達禮也大夫死而謚皆君所賜亦
常也傳於大夫之謚皆隨文互見未嘗書其君賜某人
謚曰某子者而於此特書是二百四十年未有之例也
若果死而賜謚及墓田當云衛侯賜北宮貞子析朱成
子以齊氏之墓田何須云賜謚曰某子耶或謂生而賜

謚是豫凶事傳何以不言非禮是又不然傳言非禮者
皆事之近於禮者也若夫禮之甚者直書其事而非禮
自見不待言也或謂杜注終言之死者人之終可爲死
而賜謚之證此亦不然二臣雖生而賜謚未必卽在是
年因納公從公事而牽連及之亦傳之常例耳相臺岳
氏及淳熙種德堂本皆與王厚齋所見本同吾從眾可
也

跋春秋斲露

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諡儀爲義今攷中庸述孔子之
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諡之證也董

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是漢初改詒爲義之證也董
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
文說左氏爲古文說而說文解字訓詁云人所宜訓
義云已之威儀皆用古文說又說文之例稱春秋者皆
左氏經傳若公羊則別而出之許氏之尊古文如此後
之人乃舍說文而別求古文且詆說文爲秦篆甚矣其
惑也因讀董子書偶識之

又

第十六卷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
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麴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予謂尊

當爲遵机當爲机周禮遵人四遵以麴爲首醢人四豆
以韭爲首尊酒器不可以盛遵實隸書遵或省彳因譌
爲尊爾古者盛黍稷以簋簋古文簋作机今書爲机亦
字形相涉而譌

跋范氏穀梁集解

范武子穀梁集解於先儒董仲舒京房劉向許慎何休
杜預皆舉其姓名惟鄭康成稱君而不名范氏世習鄭
學故也徐邈江熙徐乾鄭嗣四人與范同時曰邵曰秦
曰雍曰凱則其子弟其稱先君者甯之父注也序云升
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者謂升平

五年汪爲安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其十月以罪免爲庶人是年歲在辛酉於十二次爲大梁也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其卒當在簡文之世甯撰次集解宜在豫章免郡之後序云從弟彪落二子泯沒從弟謂邵二子謂雍凱也攷隋書經籍志有徐邈穀梁傳十卷徐乾穀梁傳注十卷其餘諸家皆失傳賴范氏書得存其一二耳徐邈書楊氏作疏屢引之徐乾官給事郎亦見於隋志晉書范甯傳止載子泰一人楊疏所引長子泰字伯倫中子雍字仲倫少子凱字季倫當出於臧榮緒晉書也

跋儀禮集說

君善此書不顯於元明之世自納蘭氏刊入九經解而近儒多稱之其說好與康成立異而支離穿鑿似是而非吾友褚刑部寅亮有儀禮管見三卷攻之不遺餘力矣旣夕篤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圜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哭成踊者主人也敖氏以爲圜人與御者引雜記薦馬者哭踊證之按彼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行期已至孝子感之而哭踊是哭踊非薦馬者明矣主人不哭踊而圜人御者反哭踊揆諸禮節必非人情敖之疏謬如此乃譏鄭爲疵多醇少豈其然乎

跋禮記纂言

禮記本四十九篇此書止三十六篇者別大學中庸投壺奔喪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而出之而曲禮檀弓雜記不分上下也又別其類爲四曰通禮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也曰喪禮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也曰祭禮四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也曰通論十二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也此書詮解詳贍勝於陳可大而明以來取士舍此用

彼者以經文少十篇而一篇之中前後移易於初學誦習不便也予家所藏則明崇禎二年兩淮巡鹽御史晉陽張養所刊有新城王象晉序

跋大戴禮記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史記索隱云四十七篇亾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自宋以來相傳之本篇第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閒闕者四篇重者一篇韓元吉云兩七十三晁公武云兩七十四實四十篇視小司馬所稱多二篇者唐以前無明堂篇後人從盛德篇析而二之而遷廟釁廟兩篇疑古本亦合爲一也小戴記經北海鄭氏表章得列十經之數而

大戴之書無師授者以致亾佚過半宋元以後小戴記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爲五而儀禮周官亦東之高閣士夫之能讀大戴者益以少矣然兩家之記要各有所長如夏小正勝於呂氏月令武王踐阼較之文王世子爲醇而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古書之塵存者寔賴斯記以傳必軒彼而輕此非通論也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疎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藝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此書與小戴畧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詩正義引大

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又引大戴禮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漢書儒林傳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今本皆無之蓋在逸四十七篇中矣

王式言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服虔注以爲見大戴禮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

跋逸周書

說文木部彙字下引逸周書疑沮事闕四字讀者多不能解今檢文酌篇有聚疑沮事句乃許氏所見本云

彙疑沮事後人轉寫脫彙字妄於句尾添一闕字而二
徐不能是正也彙與聚義雖相近然許氏所據當是古
本魏晉人希識古字故多誤改

跋爾雅疏單行本

唐人五經正義本與注別行後儒欲省兩讀并而爲一
雖便於初學而卷第多失其舊不復見古書真面蒙竊
病焉茲見金昌袁氏又愷所藏宋槧爾雅疏單行本不
特紙墨精妙且可想見古注疏之式良可寶也此書引
陸氏艸木疏其名皆從木旁與今本異攷古書機與璣
通馬鄭尙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

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
爲嫌也自李濟翁強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氏
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爲非自後經史刊木遇
元恪名輒改從玉旁予謂攷古者但當定艸木疏爲元
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則皆從木旁而士衡名字尤與
尙書相應果欲示別何不改士衡名耶卽此可徵邢叔
明諸人識字猶勝於李濟翁也

跋四書纂疏

趙格庵以咸淳六年正月入西府其冬除參知政事十
年二月罷在政地四載雖未有奇節亦無瑕玷可指其

清石室文集 卷二十一
十一
卒在德祐二年初無仕元之迹而倪燦補藝文志實諸
元人之列殊不可解其注稱資政殿大學士則元代無
此職名仍是宋官耳揆厥所由特以宋史不爲立傳而
黃晉卿格庵先生阡表有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有三
日薨於里第一語疑其曾受元職耳然其文云公自福
州代還知時事不可爲憂懣成疾醫以藥進麾使去曰
吾可死矣又云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可謂無
憾矣其銘詞云允矣明哲歸潔其身則格庵之未嘗仕
元審矣晉卿身爲元臣而格庵之卒恰在宋亡之歲故
不稱德祐而稱至元非有不滿之辭也王應麟黃震皆

卒於元代不妨其爲宋臣何獨於格庵而疑之倪志舛
誤極多而此條關係格庵名節且恐爲攻道學者藉口
故不可不辨并以告後世之讀是書者

跋經典釋文

自六書之義不明經生轉寫字體譌變而音亦從而譌
陸元朗集錄諸家音往往不能定而兼存之尋其條例
當以先者爲優後者爲劣今攷之亦未盡當如周禮搏
埴之工釋文兼收團搏二音依前音宜從專依後音宜
從專據鄭氏注搏之言拍也拍與搏聲相近則經文當
用搏字而讀如博矣尔疋釋山篇小山岌大山岷釋文

潘石室文集 卷二十一
胡官反又兼存袁恆二音依前二音字當爲嘔依後音
字當爲嘔二字說文皆無之尋小山及大山當取絲互
之義則讀如恆者爲正矣釋艸篇淺蕨攪釋文兼收亾
悲居郡居羣三音依前音宐从麋依後二音宐从麋說
文有攪無攪且蕨攪爲雙聲則文當作攪而讀如麋矣
釋艸又云葍小葉釋文豬葉反又阻畱反依前音宐从
取依後音宐从取說文有葍無葍亦當以後音爲正左
氏成四年取汜祭釋文兼收凡祀二音依前音當从巳
依後音當从巳杜注成皋縣東有汜水今土人讀如祀
音則文當作汜而讀如祀矣文十一年錫宐哀十二年

戈錫釋文竝音羊又星歷反若用後音字當爲錫今無
以辯之

又

陸氏自序云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攷唐書儒學傳
秦王平王世充辟爲文學館博士補太學博士高祖釋
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是元朗於高
祖朝已任博士史雖不言其卒年大約在太宗貞觀之
初若癸卯歲則貞觀十七年也恐元朗已先卒卽或尙
存亦年近九十不復能著書矣且在國學久次不當始
云承乏竊意癸卯乃是陳後主至德元年元朗嘗受業

於周宏正宏正卒於太建中則至德癸卯元朗年已非
少本傳但云解褐始興國左常侍不言爲博士恐是史
家脫漏細檢此書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陳而止若周
隋人撰音疏絕不一及又可證其撰述必在陳時也

跋羣經音辨

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文元公昌朝在經筵日所進初刻
於崇文院南渡再刻於臨安府學三刻於汀州寧化縣
學康熙中吳門張士俊以汀本重刻字畫端謹可稱善
本宋初經生帖括遵守漢唐注疏音義異同必準諸陸
氏釋文無敢少有出入熙寧以後儒者競以己意說經

視注疏如土苴而音之戾於古者多矣此書之存亦中
流之一壺也其所引經文如書烏夷皮服祀無豐于尼
惟其斲壘茨平來以圖春秋傳釋感於敝邑苑何忌苑
羊牧之禮記葱溲處未廣夾不中度先飯辨嘗儀禮綴
足用燕几較在商皆與今本不同尋其義大較勝於今
本蓋北宋去唐未遠猶有師承故也

跋說文解字

自古文不傳於後世士大夫所賴以考見六書之源流
者獨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而傳寫已久多錯亂遺
脫今所存者獨徐鉉等校定之本鉉等雖工篆書至于

形聲相從之例不能悉通妄以意說如說文代取弋聲
徐以弋爲非聲疑兼有忒音不知忒亦從弋聲也經取
至聲徐以爲當从姪省不知姪亦從至聲也配取巳聲
徐以巳爲非聲當从妃省不知妃亦從巳聲也卦取圭
聲徐以圭聲不相近當从挂省不知挂亦从圭聲也曠
取董聲徐以爲當从漢省不知漢从難省聲難仍从董
聲也籛取殿聲徐以爲當从馨省聲不知殿本从屍聲
馨乃从殿聲也屍馨古今字隸取臬聲徐以臬爲非聲不知
臬从台聲詩隸天之未陰雨今本作迨亦从台聲也轘
取寰聲徐以寰爲非聲當从環省不知寰从袁聲環還

翽嬛儼環之類並从寰聲古人讀寰如環詩獨行寰寰
釋文本作熒熒與寰聲相轉故多假借通用非環寰有
異聲也熒取高聲徐以高爲非聲當从嗃省不知嗃亦
从高聲且說文無嗃字徐氏據周易王輔嗣本增入攷
劉表本作熒熒鄭康成訓苦熱之意亦當从火旁熒之
與嗃猶妃之與配本是一字不當展轉取聲也能取巳
聲徐以爲非聲按台能皆以巳得聲古人讀能爲奴來
切漢諺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不必鼈三足乃有此音
也輦取軍聲徐以爲當从揮省不知揮亦從軍聲軍轉
爲威猶斤轉爲幾斫斲斫之取斤聲揮輦之取軍聲

皆聲之轉而徐未之知也贛取贛省聲徐云贛非聲未詳按詩坎坎鼓我說文引作鞞鞞坎與空聲相轉故空侯一名坎侯贛爲鞞之轉聲猶鳳爲凡之轉聲而徐亦未之知也兌取合聲徐以爲非聲按兌說同義說卽从兌得聲合轉爲說猶殄轉爲鈇此四聲之正轉而徐亦未之知也弼取丙聲徐以爲非聲按丙有三讀其一讀如誓誓从折得聲弼从丙得聲亦四聲之正轉而徐未之知也移取多聲徐云多與移聲不相近蓋古有此音按移眇趨窈皆取多聲猶之波取皮聲奇取可聲東方朔繆諫清湛湛而澱滅兮溷淖淖而日多臯鷦既已成

羣兮元鶴弭翼而屏移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精神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此古人以移叶多之證六朝以降古音日亾韻書出而支歌判然爲二而徐亦未之知也虔取文聲讀若矜徐云文非聲未詳按古人眞文先仙諸韻互相出入高彪詩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此古人讀虔如矜之證而徐亦未之知也駁取爻聲脰取交聲徐皆以爲非聲按覺學本蕭宵肴豪之入聲鈞从勺鞞从包鞞从高駮从交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駮脰之非聲何也輅賂皆取各聲徐以各爲非聲當從路省按藥鐸本虞模之入聲謨从莫澗从固

縛从專薄从溥並取諧聲路之从各亦諧聲也說文不云各聲
蓋轉寫徐皆不復致疑而獨疑輅賂之非聲何也是古
 人四聲相轉之法徐亦未之知也黷取樵聲讀若會徐
 云樵側角切聲不相近按樵本从焦聲平入異而聲相
 通鄭康成謂秦人猶搖聲相近脩有條音絲有宙音秋
 从黷聲茅从矛聲朝从舟聲彫从周聲皆聲之相轉何
 獨疑黷之樵聲是古音相通之例徐亦未之知也訴从
 斥省聲徐以為非聲按訴本从席省字或作譟與席
 並从市得聲市與倍聲相近故許君訓倍為逆席譟皆
 以市得聲則訴之从席聲宜矣今本席作斥乃轉寫之

譌徐氏不能校正轉疑其非聲亦過矣其它增入會意
 之訓大半穿鑿附會王荆公字說蓋濫觴於此夫徐氏
 於此書用心勤矣然猶未能悉通叔重之義例後人學
 益陋心益粗又好不知而妄作毋惑乎小學之日廢也

跋徐氏說文繫傳

大徐本用孫愐反切此本則用朱翱反切音與孫愐同
 而切字多異孫用類隔者皆易以音和翱與小徐同為
 祕書省校書郎姓名之上皆繫以臣字當亦南唐人也
 第一字下注云當許慎時未有反切故言讀若此反切
 皆後人所加甚為疏朴又多脫誤今皆新易之此數語

當出於翔今繫於臣錯注之下似失之矣

跋汗簡

三代古文奇字其詳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其略說文所收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邪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式式之下吾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鏡

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亾滋甚矣郭忠恕汗簡談古文者奉爲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愚固未敢深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鼎真贗雜出可采者僅十之一至如峒嶺文滕公石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之夫依仿點畫入之楷書目爲古文徒供有識者捧腹爾

跋龍龕手鑑

六書之學莫善於說文始一終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莫之改也自沙門行均龍龕手鑑出以意分部依四聲爲次平聲九十七部上聲六十部去聲二十六部入聲五十九部始金終不以雜部殿焉每部又以四聲次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其中文支不分曰日莫辨箭皆入於山部鬪闢入於門部糞奔入於米部瓢爬入於爪部以八爲部首而讀武平反以之爲部首而讀徒侯反以支爲部首而讀居凌反滴音商而又音都歷反則混商於商鑄音子泉反而又音戶圭反則潤

嚮於雋舜則多辛複出弓則弓雜兩收多歪甬舜本里俗之妄談爾愈生卡悉魚豕之譌字而皆赫徵博引汗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埽地盡矣行均字廣濟序其書者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題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至道三年也

跋古文四聲韻

新安汪氏重刊夏英公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慶歷四年進呈序蓋從汲古毛氏影宋鈔本全紹衣鮎埼亭外集有跋云是書卽取汗簡分韻錄之絕無增減異同今攷汗簡所引七十一家而此書所引九十八家雖不無

重複而增益已不少全所鈔得之天一閣范氏有紹興
乙丑晉陵許端夫後序而無英公自序蓋別是一本恐
非英公書也英公博覽好古而未通六書之原不能別
擇去取故踳譌複沓較之汗簡爲甚如崔彥裕纂古多
繆妄不經之字籀韻亦後人妄作精於六書者自能辨
之

跋復古編

曩予與族子獻之論俗書之譌謂脩當爲脩蔭當爲蔭
自矜勦獲讀是編則謙中已先我言之始信理之是者
古人復起不能易也謙中雖篤信說文然所據者乃徐

氏校定本如擣琰禰韻塾劇坳辨球皆徐新附字笑爲
李陽冰所加而誤仞爲正文琵琶乃攙把之譌而以爲
枇杷凹凸乃宵突之俗而以爲坳堙突古作去後
人譌爲凸字認古
書作仞而以爲訛妙古書作眇而以爲紗果與突須與
湏畱與荅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此則誤之甚者

跋吳棫韻補

世謂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
之闕雖未能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
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人依聲寓義
唐宋久失其傳而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

文公詩集傳間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
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叶音母氏劬勞勞叶音僚四
牡有驕驕叶音高攷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切朱氏之
叶音爲皆出于才老爾詩外禦其務吳讀謨逢切朱不
從吳氏而讀戎爲汝以叶務音騶虞之虞朱於第一章
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
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于吳也

跋平水新刊韻略

向讀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昆陵邵氏論韻謂
今韻之併始於平水劉淵其書名曰王子新刊禮部韻

略訪求藏書家逸不可得未審劉淵爲何許人平水何
地頃吳門黃蕘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予假
讀之前載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河間許古道真序
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庵老人曰稔聞
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
郁累年畱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少添注語
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卷末有
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
王宅印是此書初刻於金正大己丑重刻於元大德丙
午其云中和軒王宅或卽文郁之後耶其前列聖朝頒

降貢舉程式則延祐設科以後書坊遂漸添入又御名
廟諱一條稱英宗爲今上皇帝可驗此書爲至治間印
本也又附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三葉壬子新雕
禮部分毫字樣三葉此壬子者未知其爲淳祐之壬子
歟當元憲宗時未有年號抑皇慶之壬子歟攷正大已升在淳祐
壬子前廿有四年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
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
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耶又其時南北分裂王與
劉旣非一姓刊板又不同時何以皆稱平水論者又謂
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迴

韻據此本則迴與拯等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劉書旣不
可得見此書世亦尠有著錄者姑識所疑以諗後之言
韻者

許序稱平水書籍王支郁初不能解後讀金史地理
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卽平
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置局設官於此元太宗八年
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平陽當是因金之舊然則
平水書籍者文郁之官稱耳劉淵亦題平水而黃公
紹韻會凡例又稱爲江北劉氏平陽與江北相距甚
遠何以有平水之稱是又可疑也

跋方日升韻會小補
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王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謁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寧所當由元美之力而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跋荀子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共嘗警之者惟性惡一篇然多未達其旨趣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言性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世人見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遂掩卷

而大詬之不及讀之終篇今試平心而讀之荀子所謂偽只作為善之為非誠偽之偽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古書偽與為通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其證也若讀偽如為則其說本無悖矣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蓋已兼取孟荀二義而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又不可不知也

跋呂氏春秋

呂氏季春紀具挾曲蒙筐卽月令之曲植籩筐也淮南

作撰曲筥筐高氏注呂書云挾讀如朕本或作三輔謂
之挾關東謂之得其注淮南云撰持也三輔謂之撰以
予攷之挾撰皆杖之譌文何以明之方言云槌宋魏陳
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東謂之槌其橫關西曰楸
說文無楸字卽杖也齊部謂之特說文解字云杖槌之橫者也關
西謂之杖今本譌作槌特槌也關東謂之槌關西謂之特鄭
康成注月令云植槌也然則植杖槌特本一物字形雖
異實一聲之轉耳特从特省聲古書直與特通詩實維
我特韓詩作直檀弓行并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故植
曲之植亦爲特注中或作持或作得亦皆爲特之譌文

審矣蒙當爲簾說文簾飲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簾高氏
亦云圓底曰蒙方底曰筐故知蒙卽簾之譌也餘姚盧
學士召弓方校刊是書因書以詒之

又

以越大夫種爲鄞人其說出于王厚齋而成化四明郡
志遂收入人物門後來皆因之厚齋所據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也今攷呂氏書第二卷當染篇注云楚之鄞人
第四卷尊師篇注云楚鄞人鄞鄞字形相涉安見鄞之
必是而鄞之必非耶高氏注以范蠡爲楚三戶人蓋本
于吳越春秋今世所傳吳越春秋亦非足本然張守節

注史記嘗引之云大夫種姓文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大寶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鄣之文種曰無鄣也云云是大夫種嘗爲宛令而三戶則宛里名也種旣宦于楚因范蠡要之乃棄楚而適越種爲楚人非越人明矣且使種而誠鄣人也則虞翻朱育悉數會稽之先賢何以皆不及種而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又何以絕不一及乎太平寰宇記敘荊州人物云文種楚南郢人樂史生於宋初其所見呂氏春秋注當是郢字今本作鄒又作鄞皆轉寫之譌郢爲楚都鄒鄞皆非楚地也厚齋學問該

洽獨此一條偶據誤本子修鄞志已辯其失并書以證
盧學士云

跋淮南子

淮南天文訓稱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
丙子攷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卽漢文帝十六年也下距
太初元年六十歲太初之元太歲在丙子後人命則是爲丁丑
年亦在丙子淮南所稱太一卽太歲矣其云冬至甲午
立春丙子則必有譌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
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
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已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

漢時諸侯王始封皆自稱元年雖列侯亦然史記諸表可覆按或謂淮南僭號者非也許高舊注本無此語後人竄入不足信

跋論衡

論衡八十五篇作于漢永平間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揜至聖自紀之作訾譏先人既已身蹈不韙而宣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

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于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啟之小人哉

跋釋名

劉熙釋名八卷見於隋志不言何代人直齋書錄解題題云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當有所據冊府元龜則云後漢安南太守然漢無安南郡或是南安之譌近時校書家以司州之名曹魏始有之而釋州國篇有司州疑其爲魏初人以予攷之殆非也吳志程秉傳避亂交州

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韋曜傳曜因獄吏上書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據此三文推之則劉君漢末名士建安中避地交州故其書行于吳而韋宏嗣因有辨釋名之作也交州與魏隔遠不當有入魏之事史又不言其曾仕吳殆遞跡以終者清風亮節亦管寧之流亞矣漢雖無司州之名而百官志稱司隸校尉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又稱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則司隸部亦可云州左雄傳稱司冀復有大水司冀對舉蓋當時案牘之文稱其官則曰司隸稱其地則曰司

部亦曰司州雖未著於甲令不得謂漢無此名也若以司州刺史名官則自晉南渡始魏時尚沿漢制以司隸校尉領州如邢顥徐宣徐邈崔林孫禮諸人皆除司隸校尉不稱司州刺史也晉書地理志謂魏以河南河內河東恆農平陽五郡置司州者乃是史家追稱之在當時不過以平陽改屬司隸以京兆馮翊扶風改屬雍州耳非竟定爲司州也此書釋天篇一云豫司兗冀一云兗豫司冀與左雄傳文正同釋州國篇言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不言何義明司州之名出於流俗相沿未可執此單辭卽以爲魏初人也范蔚宗以釋名爲劉珍所撰

今據吳志則爲熙撰無疑承祚去成國未遠較之蔚宗
爲可信矣

跋抱朴子

莊子朝菌不知晦朔司馬彪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
日則死一名日及潘尼云木槿也爾疋椶木槿郭景純
云或呼日及按朝菌有二解而均有日及之名菌槿聲
又相近則潘說得之抱朴子論僊篇云蜉蝣校巨鼈白
芟料大椿本用莊子語當作日及今云白芟字之譌也
予後讀宋史田敏傳言尔疋注日及改爲白及乃悟抱
朴之文亦宋人妄改蓋道藏三洞四部之書皆祥符中

王欽若等所定此書本從道藏中抄出因仍其譌爾

跋潛虛

此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字畫精妙可喜本書三十六
葉附張敦實發微論二十葉後有淳熙壬寅孟冬朔泉
州教授陳應行跋稱建陽邵武兩本皆有闕略此所據
者文正曾孫待制侍郎家傳善本也朱文公嘗見溫公
遺墨多闕文而泉州刻無一字闕疑爲贗本予謂考亭
不喜楊子雲而溫公是書全學太元故有意抑之非定
論也南渡初以溫公無後錄其族曾孫俊季思後之季
思嘗爲吏部侍郎是時以待制知泉州出家藏本刻之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七
郡庠敦實婺源人紹興五年進士官朝散郎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兼皇子慶王府贊讀見羅氏新安志刊於
淳熙二年此題左朝奉郎監察御史當是淳熙九年所
履官也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門人袁廷檣校字

